

桐乡英烈传

浙江大学出版社



序 言

东映报

滔滔运河水，哺育出无数的英雄儿女；莽莽语儿（桐乡古称语儿）地，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桐乡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日起，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无数位优秀的桐乡儿女，在武装夺取政权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斗争中，前仆后继，英勇献身。他们用生命铺就了通往胜利的道路，用鲜血浇灌了人民幸福的花朵。他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为祖国、为人民献身的高尚情操，谱写了一页页光辉的历史篇章。

昨天是今天的根，今天是昨天的果，书中收录的16篇传记与“桐乡革命烈士英名录”，贯串着革命前辈追求真理、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与

革命精神。他们的事迹雄辩地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桐乡人民的心中。

桐乡正在崛起，桐乡的今天需要我们去建设，桐乡的明天需要我们的后代去开拓。革命和建设事业，需要我和我的后代继承先烈的遗志，发扬先烈的优良作风。让我们沿着革命先烈开创的道路，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昂首阔步地沿着十三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所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把可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目 录

序 言.....	寿焕根
“我愿有意识的死 不愿无意识的生”	
——池耕襄传略.....	1
“国家存亡是大事 个人性命是小事”	
——陈丹池传略.....	9
“吾死不足惜 恨未见解放”	
——詹醒民传略.....	15
为革命鞠躬尽瘁 持真理赤胆忠心	
——沈泽民传略.....	29
“江抗”文艺兵	
——章 立传略.....	46
“高擎起抗日的火炬 贡献出火红的青春”	
——钟 克传略.....	52
铁牢“歌手”	
——钟袁平传略.....	67
浙西雄鹰 苏南卫士	
——陈慕天传略.....	81
敌工战线上的杰出战士	
——黄振汉传略.....	92
抗日志不移 英魂留海门	
——沈宝瑜传略.....	98
机智勇敢的短枪队长	
——王金林传略.....	106

血洒“永秀” 英名永留	
——彭万里遇难记.....	112
生命不止 战斗不息	
——钱阿大传略.....	115
他为人民税收而献身	
——陆 英传略.....	120
运河之子 南疆卫士	
——对越自卫还击战桐乡籍四烈士传略.....	124
生命的价值在奉献中闪光	
——唐学根传略.....	133
桐乡革命烈士英名录.....	144
编后记.....	154

“我愿有意识的死 不愿无意识的生”

——池耕襄传略

· 徐颂达执笔 ·



池耕襄，又名池楷，字菊庄，化名史学章，1905年出生于崇德县石湾镇下塘（今桐乡县石门镇）。池耕襄自幼性格刚强，勤奋好学，对社会的不公深鸣不平。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向往革命，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入党后，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面对白色恐怖与敌人屠刀宁死不屈，把自己壮丽的青春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走上革命道路

池耕襄在石湾镇小学毕业后，其父希望他在家协助经商，而池耕襄却不愿意从父经商。他曾先后考进浙江省立第三中学和湖州海岛教会学堂，但又因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不满，均半途辍学而闲居在家。面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他经常愁

眉不展，苦思改变黑暗社会之法。闲居无事，他就找书看，初时他看了清代诗人黄仲则的《两当轩集》，对黄仲则的境遇深表同情。后来经常阅读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并把爱好转向文学，极力推崇新文化，提倡白话文。1925年，他与当地青年李恺良、陈丹池、魏莲初等结为知己，经常在一起吟诗作文，但因身居闹市，干扰颇多，难于静下心来研讨，于是池耕襄提出了去环境幽静之地读书写文的想法，并得到魏莲初等人的赞同。他们终于找到了离石湾仅7华里的福严寺，这寺庙虽旧，但殿宇宽大，房屋较多，寺外古木参天，环境幽静，且和尚不多，正是学文理想之地。他们租了两个房间，或研读进步书刊，或讨论问题，或写作。他们4人经常相对痛饮，促膝谈心，谈得十分投机。后来他们又在杭州法华寺租了房子，以便轮流居住。在此期间，池耕襄曾多次投稿嘉兴出版的《秀水花》杂志，其中有一篇“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重点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池耕襄还以史学章的笔名，自办一份刊物，定名为《吟啸月刊》，主要呼吁民众起来反抗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介绍苏联的十月革命，后因经费关系，只出了3期就告停刊。

这年秋天，池耕襄考入上海大厦大学文学系学习。1926年的北伐革命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给池耕襄以极大鼓舞。他再也无法静坐在书桌边读书了，决心走出学校，参加到火热的革命运动之中。1926年秋他加入国民党（左派），同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

在曲折中奋进

1926年底，池耕襄根据上海党组织的指派，回浙江开展革

命活动。当时中共杭州地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调他回家乡石湾镇，发展国民革命，开展工农运动，迎接北伐军，并把他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中共嘉兴独立支部。耕襄好友陈丹池得悉耕襄要回石湾的消息后，很是高兴，当即雇船去长安镇迎接。不久，他根据中共嘉兴独立支部的意见，发展陈丹池入党，并与在外地入党的党员张兰接上组织关系，组建了以池耕襄为首的中共石湾党组织。池耕襄等人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发展国民党（左派）党员，把一批爱国的、志同道合的、有理想的青年团结在自己周围。此时，池耕襄结识了同情革命的进步青年吴兰卿。吴曾在1925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结业后在石湾镇寺弄街下西弄口开设“吴恒源棉花店”，他本人除管理店务外，兼绘制和放大照相。他的棉花店还有一个阁楼，是吴兰卿的画室，池耕襄就将这个阁楼作为我党的秘密活动点。为确保安全，画室内装了铜铃，用绳子通往楼下，每当他们在楼上活动时，由吴兰卿的妹妹在楼下望风，一遇情况，拉动绳子，楼上人便引起注意。这批青年，经过锻炼、考验，先后都走上了革命道路，经嘉兴独立支部批准，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庄严的入党仪式就是在吴兰卿画室举行的。与此同时，经过筹备，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左派）崇德县第二区党部宣告成立，由池耕襄任常务委员，吴兰卿任组织部长，陈丹池任宣传部长，张兰任妇女部长，党部设在东漾潭育英小学内。他们的革命活动发展到镇郊颜井桥、墅王庙等地。

1927年2月，军阀孙传芳退出浙境，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池耕襄等人决定公开活动。他们占据了下塘南路耶稣教堂，将“基督教堂”4个字用纸糊盖，上书“以党治国”，挂上了国民党崇德县第二区党部的牌子。其时，石湾镇因处崇德、桐乡两县交界处，桐乡县属的一些商界代表，眼看镇上形势将被池

耕襄等人所左右，于己不利，便蠢蠢欲动，经过策划，以王羹梅、祁秋繁等人为首，组成了国民党（右派）桐乡县第四区党部。于是，石湾镇上同时存在着两个国民党组织，双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池耕襄为代表的第二区党部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收回关税”等革命口号，多次组织民众上街游行示威。同时，向北伐军第二团政治部告发了土豪、石湾镇商会会长杨梦江欺压民众的劣迹，崇德县政府当即扣押了杨梦江，撤销了杨的商会会长职务，使第四区党部的反革命气焰有所收敛。经过崇、桐两地商界同业公会的磋商推荐，池耕襄接替了石湾镇商会会长职务。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积极扩大工农革命队伍，在店员中以米店职工为主组织了“新工会”，由朱美宝任会长，工会会员达70名。池耕襄、陈丹池、张兰、吴兰卿还组织工会会员游行示威，与资方开展增加工薪的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他们还在附近农村建立农会，引导农民开展减租斗争。“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嘹亮歌声，响遍了石湾附近乡镇。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吓得十多名土豪劣绅逃离家乡。同月，北伐军部队派薛超任崇德县第二区党部政治指导员，协助池耕襄等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池耕襄等人的指挥下，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农民纷纷上街，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宣布行动纲领。他们捣毁了寺庙庵观内的泥塑木雕神像，劝导僧尼还俗参加生产，当众销毁迷信用品。

3月12日，池耕襄以第二区党部的名义，与桐乡县第四区党部联合发起，召开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纪念场址设在寺弄街接待寺，会场庄严肃穆，正中悬挂孙中山遗像，遗像下为“总理遗嘱”，国民党党旗分挂两边，会后举行了游行。但在游行中途，第四区党部头头王羹梅擅自脱离队伍，溜

之大吉。此事被池耕襄发现，即与陈丹池一起向第四区党部提出质问。对方理屈词穷，狼狈不堪，终由祁秋繁、朱景平代表第四区党部在大会主席台上向总理遗像三鞠躬，以示认错。

池耕襄的革命活动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欢迎，这些事传到了在上海一家糖行里做小伙计的池耕襄的朋友李恺良耳里，李即作五言律诗一首：

岁月匆匆过，蛟龙久在池。
愁多摧壮志，逆境逼诗思。
革命高潮日，青年努力时。
腾骧看儿辈，莫笑我迟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遂使浙江全省很快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以王羹梅为首的第四区党部，在育英小学秘密策划，以“池耕襄等人煽动工人罢工、农民抗租，离间店伙与业主关系，蛊惑人心，危害社会治安”为借口，向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告发。结果省党部下令通缉池耕襄、陈丹池、张兰3人。王羹梅还指使石湾警察分局上门搜捕，幸而池耕襄等人早已得信外避，才免遭劫难。

池耕襄撤离石湾后到了上海，即去拜望李恺良。李同他到福州路一家菜馆吃饭，席间池耕襄悄悄告诉李恺良：蒋介石清共了，在石湾已难于立足，到上海是来找党组织的。

此后，池耕襄在寻找组织的两个多月艰苦过程中，得到李恺良的大力帮助。几经曲折，终于找到了党，接上了组织关系，并被指派到“店员总工会”工作，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同年8月，池耕襄又接受党的派遣去苏北，在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0月，因中共杭州支部工作指导委员会遭敌人破坏，书记被捕，中共浙江省委被迫迁往宁波。在这对敌斗争处于紧张复杂的关

头，池耕襄再次被派回浙江，受命重建中共杭州县委。

池耕襄接受任务后即回到桐乡濮院，寻到隐蔽在乡下的中共濮院小组的翁怜之、周勣哉两名党员，要他们去杭州协助筹建工作。同年11月，他们租到羊坝头赵衙弄11号的房子，作为杭州县委的秘密联络机关。此后，池耕襄、陈丹池等人在杭州积极整顿和恢复党组织，发展党员，相继建立了中共江干、拱墅两个区委。在组织集会，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扩大政治影响的同时，又到萧山县西兴农村发动农民，计划于1928年1月举行西兴农民暴动，进而促成杭城四郊大起义。池耕襄等人的活动，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他们狗急跳墙，疯狂地对共产党人进行搜捕和镇压。

革命浩气长存

1927年12月10日，处于白色恐怖的杭城，北风呼号，警车狂鸣。下午4时，随着刹车声，一批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国民党武装侦缉队，杀气腾腾地包围了赵衙弄11号。当时正在紧张工作的陈丹池，突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心知不妙，立即采取措施，销毁各种证据，但时不我待，即被破门而入的侦缉队抓住，当场被捕的还有周勣哉夫妇，他们3人初时都被关押在侦缉队。秘密联络点突遭破坏，池耕襄却蒙在鼓里，当天下午6时左右，他去赵衙弄11号通知陈丹池参加会议，当看到里面既无灯光又无人声时，还误以为陈外出吃饭未归，就在外面路灯下写了一张纸条，内容是通知陈丹池在当晚7时去西湖饭店32号房间开会。正在投条时，被事先暗中埋伏的侦缉队抓住，搜出了条子。侦缉队随即到西湖饭店，又逮捕了正在等候开会的8名党员，连同已经被捕的陈丹池等，一起被押往钱塘

门陆军监狱。在狱中，池耕襄等人受尽了严刑拷打，先是用木板拷打背部，继而上“老虎凳”，再上电刑，但他们始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大无畏精神。1928年元旦，池耕襄在狱中给李恺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每一个做社会解放运动者，牢狱之灾，是所难免，此次被捕，也可说是意料之中。

“.....

“我们虽不该崇拜死的伟大，但也不以死为悲哀，我愿有意识的死，不愿无意识的生。

“.....

“在特别法庭审问的时候，受到了肉体上的痛苦，但这也不必恨那般法官和法警，因为他们也不是偶然产生的。

“.....

“我最后的自解，只有‘我们不去受苦，谁该受苦呢？’”

当国民党浙江省地方特种刑事法庭判处池耕襄等7人死刑后，他满腔热血地在监狱墙上刻下遗诗一首，诗云：

碧血渲染处，
红花照眼心，
钱塘潮不尽，
吾辈岂无人。

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精神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1928年1月20日，太阳躲进了云层，大地一片混沌。下午5时，陆军监狱刑场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池耕襄等7人虽然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但仍然昂首挺胸地走上刑场，在一片“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高呼声中，罪恶的子弹穿透了烈士们的胸膛。池耕襄牺牲时，年仅23岁。

就在池耕襄牺牲后的第八天，即1月28日，李恺良在上海得悉后，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题目是：“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池耕襄”，并冒着极大的风险，几经托人转手，送到了当时瞿秋白主编的我党刊物《布尔什维克》，在1928年2月13日出版的第17期《布尔什维克》刊物上被全文刊登了。悼文指出：“在白色恐怖下的中国，浙江也可称牺牲极大的区域了。杭州的陆军监狱中，已有人满之患，这是何应钦初到浙江的第一功。我的朋友池耕襄，也在这恐怖之下，遭了枉死！”“耕襄，你去吧！我当更努力工作，继你而来有我呢！”“你们的血，洒在白色恐怖的世界，把白色染成赤色，就是革命的成功。”悼文最后写道：“在他二十三年的短暂生命中，无过多历史可述，我作这篇短文，是希望同志们更努力而奋勇，使死者的血得到代价。”

“国家存亡是大事 个人性命是小事”

——陈丹池传略

· 沈忠于执笔 ·



1928年1月27日《申报》第三版“国内要闻”栏刊登的“浙江省第四批枪毙共党七人”消息中称：“浙江特种刑事地方临时法庭，自受理共产党嫌疑犯案件后……二十日浙江省政府又据该庭呈请枪毙共党要犯七名，业经委员会议决照准，即于是日下午五时，在陆军监狱署门首一律执行枪决，并宣布罪状文告凡四则，兹分录如下：……郑桐向以行医为业，亦系共党杭县常委，匿居本城赵衙弄新设机关内办事，并担任各方会务。……”文中提到的郑桐，原名陈丹池，系桐乡县石门镇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左派）崇德县第二区党部宣传部长，中共杭州县委常委等职。1927年12月，在杭州不幸被捕，1928年1月20日，被害于杭州浙江陆军监狱。

陈丹池，别名丹稚，化名程桐 郑桐、郑彤，1904年出生

在石门镇一个医道世家。相传南宋时，丹池的先祖陈素庵精通妇科，曾进皇宫治愈高宗妃吴氏的重病。高宗大喜，赐御前罗扇一把。此后，陈氏妇科，世代相传，名医辈出。陈氏子孙又仿刻一把木扇挂在堂中作为标志，数百年来“陈木扇”妇科驰名江南。

陈丹池在本镇小学就读时，是校内有名的“小诸葛”和“孩子王”。进入杭州第二师范学校后，他仍性喜打抱不平，学业更为上乘。师范毕业后，他秉承父命弃教从医，在家向父学习祖传医术。嗣后不久，父亲病逝。丹池继承父业，正式行医。其时“陈木扇”声誉日趋衰弱，丹池又不苛求诊金，生活日显窘迫。为弥补生计，丹池抽空替邻近纸店书写纸联，以增加每月两三元的收入，过着清贫的生活。

“五四”运动后，石湾地区开始出现《新青年》、《小说月报》等进步书刊，喜读书报的丹池不仅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而且还被文中所表露的反帝反封建、争民主要自由的新思想所影响、所熏陶，从而引起他对腐败落后社会的不满，激发了他变革现实的壮志。在传阅进步书刊过程中，他结识了同镇进步青年池耕襄、李恺良、魏莲初，4人同具满腔的爱国热忱，引为知己，结为生死之交。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理想，诉说抱负，分析时事，探求真理。

1926年冬，已在上海大厦大学入党的池耕襄，根据组织安排回家乡开辟党的工作，发展国民革命运动。好友重逢，彻夜长谈，使丹池懂得了革命道理，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不久，经池耕襄介绍，陈丹池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他一生中决定性转折的开始。为推动石湾地区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陈丹池、池耕襄等人通过秘密串连、分头发动的办法，在大力发展国民党(左派)党员的同时，吸收了一

些工农骨干为中共党员，成立了以中共党员为主体的国民党崇德县第二区党部，陈丹池任宣传部长。区党部建立后，又在石湾镇、颜井桥、墅王庙等地开辟了3个地下工作点。

1927年2月，军阀孙传芳退出浙境以后，以池、陈为核心的第二区党部，将石湾镇“基督教堂”四个字换以“以党治国”的横额，挂出第二区党部的牌子，公开进行活动。肩负宣传部长重任的陈丹池，为打破石湾地区沉闷的政治气氛，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他首先从国家前途分析，启发青年学生觉悟，激发他们起来变革现实；又向店员、工人宣传，使他们从与资本家的贫富对比中，得到启发，提高觉悟，鼓舞他们团结奋斗。在此基础上，他协同池耕襄积极筹建石湾镇“新工会”，日夜为之奔波。他充分利用自己善于演说的特长，走店串铺，极力宣传“团结起来力量大”、“新工会组织起来好处多”等道理，鼓励工人冲破资本家阻力，加入工会。“新工会”建立后，他又和池耕襄组织领导“新工会”与资方开展增加工资的斗争，取得了每月人均增资40%的胜利。在开展工运的同时，他也非常注重农民运动，在池耕襄的支持、帮助下，他根据茶馆里农民茶客多的特点，经常到茶馆演讲，宣传“二五”减租等革命道理，以启发农民的觉悟。并根据他们觉悟提高程度的不同，先把叶有财、张春生、张振等骨干组织起来，形成核心力量，再依托这些骨干秘密串连，用“滚雪球”办法，大力发展农民协会会员。石湾农民协会建立后，他直接参与领导农民协会开展打土豪减田租的斗争，以提高农民协会声誉。被发动起来的贫苦农民，捆绑游斗了土豪杨梦江、唐桂和，吓走了十余户土豪劣绅，在接待寺、万年寺、墅王庙、南庄庙等召开的农民大会上，公开提出了“租田坂要管”、“租米坂勿量”（意思是租田要管，租米不交）的口号，从而推动农民运动的深

入发展，形成石湾农村革命热潮。在工农运动兴起的同时，丹池还协助耕襄开展了反封建迷信的革命活动，他们组织工人、店员、学生上街游行，张贴标语，印发传单，宣传反封建迷信的道理。会后趁热打铁，带领群众当众查抄、销毁迷信用品，捣毁寺庙、庵观内的泥塑木雕神像，劝导僧尼还俗参加生产。所有这些形成了大革命时期石湾地区革命斗争的高潮。

石湾地区的革命斗争，鼓舞了人民，也震惊了敌人。国民党右派为削弱以池耕襄、陈丹池为核心的国民党第二区党部的威望，组建了以王羹梅、祁秋繁为首的桐乡县国民党（右派）第四区党部。为粉碎敌人的阴谋，陈丹池以宣传部长的身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首先在声势上压倒敌人。然后，他又出面主持了石湾镇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在会后游行途中，他针对王羹梅擅自离开游行队伍一事，以大会主持人身份向第四区党部提出质问，问得他们理屈词穷，狼狈不堪，迫使其头子祁秋繁、朱景平不得不在大会主席台上向总理遗像三鞠躬以示请罪。

输得一败涂地的第四区党部，恼羞成怒，非欲除掉陈丹池等骨干不可。他们趁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机，以“陈丹池、池耕襄、张兰煽动工人罢工，离间店伙与业主关系，打倒资产阶级，蛊惑民心，危害社会治安”为由，呈文向省党部、省政府告发，国民党省党部遂下令通缉陈丹池等3人。崇德县府闻风而动，随即命令石湾警察分局上门搜捕，此时陈丹池等均已得信外避，才幸免于难。

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形势趋于低潮，陈丹池被迫撤离石湾，化名程桐，在湖州总工会从事工运。不久，他又受命离湖赴杭。在杭州支部工作指导委员会领导下，化名郑彤，以妇科医生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和徐进仁、陈积善在市郊乔司一带，走村串